



著名詩人郁葱

堅守純粹詩心 書寫燕趙風骨

在中國文學界，河北作家群一直是很受矚目的存在。他們背倚燕趙大地，落墨人間百態，書寫出了別具一格的時代篇章。作為「文學皇冠上的明珠」，詩歌在中華大地上有着璀璨悠長的歷史。今天，如何重現「建安風骨」？如何書寫「盛世詩篇」？也成為河北詩人群體自覺追尋的創作使命。

近日，香港文匯報對著名詩人、魯迅文學獎得主、河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郁葱進行了獨家專訪。他表示，詩歌是詩人對世界的認定方式，也是詩人對自己內心的認定方式，應該讓人能夠在他的詩中感受到所需要的美感和痛感。因此，只要還有人願意用生命去體驗、用靈魂去書寫，詩歌就永遠不會消亡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凱雷、張寶峰、王美晴

香港詩歌更接近傳統

談及香港詩壇，郁葱表示自己長期保持着關注。事實上，早在1998年主持《詩神》時，郁葱就編輯了「海外華人詩歌專號」，收錄了林力安、王心果、曉帆、樹影等香港詩人的作品。「在我的印象中，香港詩歌更生活化、更細膩，受中國傳統詩歌影響更深。」

郁葱十分感慨地說，在香港那麼一個現代化的都市，詩歌卻更接近傳統，這凸顯了中國詩歌的包容力和影響力。「香港詩壇沒有紛紜蕪雜的喧囂，大家都在好好寫詩。」他也關注到《香港文學》《香港文藝》等雜誌。郁葱透露，不久前《香港文藝》還向他約稿。他說「我一定寫一組滿意的作品投給他們。」

寄語青年詩人：寫出自己對人與世界的感知

對於初入文學殿堂的青年，郁葱有着殷切的期望。他反覆強調：「寫詩就是寫自己，寫自己對人、對世界的感知。」有詩友問他這話是不是有點「小」，他回應：「不要只看前半句，更重要的是後半句。如果我們這輩子能把自己對人、對世界的認知寫透，就已經是造化了。」

對於如何寫出好詩，郁葱給出了幾

作為當代詩壇深具影響力的詩人，郁葱的創作兼具理想主義和悲憫情懷。在他的筆下，人們不僅可以讀出溫馨唯美的歲月靜好，也能讀到穿透人性的歷史哲思。在文字風格上，郁葱一向洗練乾淨、敦厚內斂，往往於平實中透出力量，常常在沖淡中釋放情懷。

曾經冷暖 豈畏浮塵

談及詩歌創作的時代使命，郁葱認為其包括兩個層面，「藝術的責任和社會的責任，就是面對內心的責任和面對人心的責任。社會責任使我們的作品厚重，藝術責任使我們的作品恒久。如果想作為一個公眾性詩人存在，『責任』就是與生俱來的。」

這種責任感在郁葱詩集《燕趙》中體現得尤為明顯，他寫道：「這樣的作品不僅需要表面的傾訴，更重要的是應該具有一種清醒的超越感，超越個人悲歡，進入對人與社會、自然反思層面，這樣就提升了詩的思想性，從而獲得經典的價值。」

在郁葱看來，詩歌要攀登高峰，必須有生命的厚度。「小時候那些苦難的經歷，無論多麼折磨和痛楚，好像總是容易回味。」他回憶起十幾歲在鐵路邊撿煤渣和參軍後在磚廠燒窯的日子，從四十多度的高溫中往外出磚，窗外零下二三十度，濕透的棉衣很快結冰，又趕緊往窩裏跑，身體幾乎到了極限。「所以現在遇到什麼不愉快的事情，我就會對自己說：『有什麼啊！你不就是個撿煤渣的孩子嗎？』」

兒時經歷造就了郁葱剛毅、執著、堅韌的性格，也讓他的作品透着一股滄桑與蒼涼。「人不在於距離的遠和近，有時很遠的人也會暖著你。所以無論後來遇到多少磨難，想起那些舊日子，我就想起八個字：曾經冷暖，豈畏浮塵？」

用靈魂去書寫 詩歌便不會消亡

近年來，科技發展日新月異，人工智能影響深遠。談及AI對詩歌創作的影響，郁葱態度鮮明：「我一直覺得AI是技術，詩歌是藝術，這是質的區別。詩人觸碰的是那些不可言說的領域。如果詩人覺得不可言說，那麼AI就更不可言說。」郁葱說自己試過讓AI寫詩，結論是「它起碼現在寫不過我」。

「當代詩人們似乎都有一種AI焦慮，但其實大可不必。」郁葱直言，如果詩人們有十足的自信，相信自己能在詩中表達出AI難以觸及的靈魂意境，那就不用焦慮。但是，許多詩人把詩和生活攪在一起，說詩是自己的生活方式，這真的會出問題。「我一直主張，生活是第一位的，最重要的是生活本身，然後才是寫作。因此，更多時候做一個俗人或許才能寫出好詩。」



詩人郁葱 受訪者供圖

郁葱還談到好編輯對文學創作的重要意義。「無論什麼刊物，都要有一個思維成熟、適度超前、有一定藝術高度和人格高度的人來辦。好編輯應該是理想主義者。」他回憶起田間、徐光耀等前輩，「他們身上有着近乎虔誠的謙恭和內斂，有節制溫和和，這是有底蘊的心性，是定力，更是境界。」

談及詩歌創作的未來，郁葱認為，希望就在於那些堅守內心、書寫獨特經歷與感知的詩人，「詩歌是詩人對世界的認定方式，也是詩人對自己內心的認定方式，應該讓人能夠在他的詩中感受到所需要的美感和痛感。」他相信，只要還有人願意用生命去體驗、用靈魂去書寫，詩歌就永遠不會消亡。

心有閒墨 身無虛名

河北大地自古便是文學沃土。從歷史上的「建安文學」到當代的「河北作家群」，這片土地代有才人出、文脈常綿延。郁葱的創作也與燕趙大地血脈相連，他的詩集《燕趙》便是對家鄉故土深情禮讚。

「我從小生活在華北平原，我的生活經歷、文化積累和精神積澱幾乎都來自這裏，這種情感伴隨我的一生。」郁葱說，《燕趙》這部詩集的意義甚至不在於它的藝術價值，而在於它的情感價值。「故鄉是一個讓人動情的話題，她生養我們，我們期盼她富足，期盼她人壽年豐，也為她經歷的苦難一次次落淚。」

談及河北詩歌的傳統，郁葱認為有兩條精神脈絡清晰可見：一是建安文學引申出的「建安風骨」，後被引申為「燕趙風骨」；二是古燕國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不復還」所蘊含的「慷慨悲歌」。「這是河北文學和詩歌的骨架和血脈，支撐着燕趙一代代作家和詩人。」

一生寄詩壇，執筆未敢歇。如今，郁葱已經從個人的、零碎的、表象的創作，轉向對生存史、情感史、心靈史的關照。他相信，只要「燕趙風骨」與「慷慨悲歌」的精神血脈不斷，河北文學就能持續湧現出有深度、有力量的作品。

郁葱還向記者回憶起自己兒時玩的一個填字遊戲，就是通過「石頭、剪刀、布」，贏一次就寫一筆，規規矩矩在田字格裏寫下「天下太平」四個字。「現在想來，那正是世俗生活中人們對自己生活狀態的期待。而詩歌一直所追求的，正是這種最樸素、最真摯的情感共鳴。」

當被要求用一句話回顧自己的詩歌歷程時，郁葱平和地說出八個字——「心有閒墨，身無虛名」。展望未來，他強調要「順其自然」。這份淡然與篤定，恰如他面對詩歌的態度——不刻意，不追逐，只是靜靜地等待，等生命的經歷自然流淌成詩。

的距離。「心情壓抑的時候，我寫的詩一定很明朗，而內心放任的時候，我寫的詩一定相對理性和深邃。」這種狀態可能與現實脫節，但他覺得詩人就要適度與現實保持一段距離。

最後，他還送給青年詩人一句話：「詩是等來的，要等經歷。天分支撐詩感，經歷造就深度。」他希望年輕一代能夠沉下心來，用生命去體驗，用靈魂去書寫，在這個浮躁的時代裏，守住內心那份純淨與執著。

由御宅族進化到植物愛念隱喻 ——三浦紫苑《沒有愛的世界》

三浦紫苑在《沒有愛的世界》中，將傳統御宅族對虛假角色的執著，轉向對植物微觀宇宙的極致鑽研，這正是她「專業」的拿手好戲。傳統職人要素，一向與御宅族執迷情致有暗通之處，《編舟記》的辭典編輯，在此化為顯微鏡下細胞分裂觀測；《哪啊哪啊神去村》的林業技術，易容為植物基因圖譜編碼；《強風吹拂》的驛傳競技，變奏為論文發表競速賽。很明顯，一切均「宅氣」相承，脈絡貫通。而女主角本村紗英的「宅氣」更加滿溢四散：身穿氣孔圖案T恤，將植物構造轉化為日常穿搭美學，如同御宅族透過周邊商品彰顯身份；每晚對盆栽說話，建立擬人化溝通儀式；近似動畫宅對虛假角色的情感投射；顯微鏡下計數阿拉伯芥細胞的偏執，堪比模型宅對細節的斤斤計較。也正因為此，植物學會破例頒發「特別貢獻獎」予小說家，正因三浦成功將實驗室轉化為「理科御宅的聖地巡禮」。

當女主角本村紗英凝視顯微鏡下的阿拉伯芥葉片細胞，宣言「植物沒有大腦也沒有神經，沒有人類所謂的『愛』這個概念」時，三浦紫苑已然將「無愛」從生物學特質提煉為生存哲學。這種拒絕情感依附的姿態，直指日本當代青年的存在困境——在少子化與超單身社會中，傳統婚戀模式正被專業領域的「絕對奉獻」取代。本村自問「對結婚生育都沒興趣的我，難道是不完整的生命體嗎？」實則質疑了社會將「成家」等同生命完成的意識形態霸權。

三浦延續其職人敘事傳統，但將場景從《編舟記》的辭典編輯部移轉植物實驗室。書中研究室

宛如微型烏托邦：穿氣孔圖案T恤的學究、將仙人掌養成巨獸的學弟、形似死神的松田教授——這些「怪胎」在社會邊緣建構純粹的知識共同體。值得玩味的是，三浦刻意淡化學術競爭的陰暗面，轉而突顯研究者對植物的癡迷：有人藉溫室一角偷種私藏植株，最終「一種不可收拾」。這種對專業領域的「聖域化」處理，恰是對功利社會的反諷：當外界質疑基礎科學「缺乏實用價值」，研究室卻以存在本身宣告「無用之用」的崇高。

藤丸陽太的告白被拒，表面是「情敵是雜草」的荒謬喜劇，深層卻是對浪漫愛意識形態的顛覆。本村直言「深層與任何人交往」時，三浦紫苑觸及了近年日本酷兒理論熱議的「無浪漫傾向」(aromanticism)——當多數作品仍將主角推向戀愛結局，《沒有愛的世界》卻讓本村在拒絕藤丸後仍完整自足。更微妙的是，藤丸師警警告「不准斷送有志女性的學術生涯」，揭露日本學界的性別結構：夫妻同性制度如何削減女性學術履歷的連續性，而本村的選擇恰是對體制的沉默抗爭。

三浦耗時三個月潛入東大植物研究室取材，其成果不僅是精確的四重基因突變株繁殖描述，更發展出獨特的「植物隱喻系統」：阿拉伯芥既是研究對象，亦成為人類生存的鏡像。當藤丸感嘆「不高舉『愛』就無法繁殖的人類，豈非更奇異？」植物性繁殖的機械性反倒映照出人類情感的笨拙。這種雙重性使小說獲日本植物學會特別獎，更引發現實效應——有讀者竟至花店詢問「可否買阿拉伯芥當盆栽？」科書寫與文學隱喻在此完美共生。



《沒有愛的世界》 作者：三浦紫苑 譯者：劉子倩 繪者：青井秋 出版社：新經典文化

對比《強風吹拂》的奔騰熱血，本作呈現「顯微鏡下的靜謐革命」。實驗室日常被賦予儀式感：數細胞如禪修，採收地瓜果如豐收祭典。三浦將「研究」本質詩意化：「當實驗偏離預期，白醬煮成咖哩色時，才是真正的創造」——此語道破基礎科學的反功利本質。

當藤丸目睹本村「被藍光照亮的葉片細胞般閃爍的眼眸」，他終悟出愛的另類形態：無需佔有的注視，恰似光照耀綠體。《沒有愛的世界》可視為三浦紫苑對御宅精神的終極禮讚：當專業成為信仰，實驗室即是修道院——社會以「有用性」量產價值，那群在顯微鏡前數細胞的邊緣人，恰似固守同人誌攤位的御宅族，以無用之用守護人類最純粹的好奇心與熱情。本村紗英的顯微鏡與藤丸陽太的瑣瑣瑣，實為一體兩面——前者解構植物基因，後者解構食材本味，兩者皆是「極致宅道」的實踐。《沒有愛的世界》意外成為最熾熱的生命情書：所謂活著，不過是找到值得為之光合作用的存在。

創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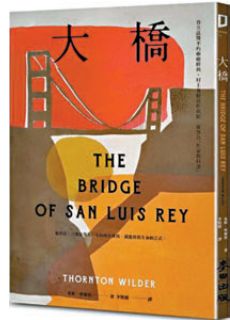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：陳楸帆 出版：三聯書店（香港）



科幻作家陳楸帆最新作品。故事講述近未來海平面上升、極端天氣肆虐、資源枯竭、物種滅絕……氣候難象下，算力與資本支撐的人工島嶼立於大海巔巔不動，宛如機械降神，隱喻着通向未來的美麗新世界。跨國巨頭「聯合摩地」打造生態樣板城市翡翠島，提供劃定人類未來的「乳海計劃」；原住民吉拉瓦魯人試圖完成一場復仇，尋回被抹殺的族群記憶；環保組織「蓋亞之道」陷入交易背後的巨大陰謀；NPC少女新星踏島尋找記載着外公記憶的裝置盒子，卻意外遭遇數字幽靈。各方角力搏弈，完美烏托邦後被遺棄的真相逐漸顯露。

大橋

作者：桑頓·懷爾德 譯者：李斯毅 出版：麥田



這個故事，始於一場單純的意外：一座大橋突然斷裂，五名過路客因此墜入深淵。一名路過的修士目睹了慘劇，從此執著於探究罹難者的人生細節，渴望證明他們的死並非偶然，而是上帝的旨意。隨着故事的推進，五名踏上斷橋的旅人——貴婦、女僕、孤兒、老人、孩童——他們非善非惡，平凡而不平凡的人生，將在讀者心中逐一顯現。五個罹難者難以定義的一生，在剎那間戛然而止，也映照着生命最深刻的叩問：愛為何物？人之所以為人，意義何在？《大橋》於1927年首度出版，隔年獲得普立茲獎，是懷爾德的公認代表作、20世紀最動人的療癒經典。

馬里·艾密達的七天七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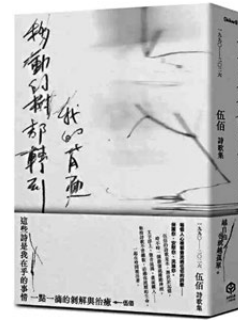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：謝漢·卡魯納提拉卡 譯者：馬耀民 出版：木馬文化



每個鬼魂都被允許在「中間地帶」遊蕩七天七夜。馬里一醒來便發現自己置身死後的世界，他不記得自己被誰殺死，屍體還被丟入湖裏。在長年內戰、族群衝突不斷的斯里蘭卡，人人隨時都可能下落不明。他生前是名戰地攝影師，曾隨軍前往叢林深處，用鏡頭捕捉成千上萬個駭人的屠殺畫面。此刻，當他排在隊伍中忽然想起這批未公開的照片，他試圖聯絡生前親友，讓他們替他公開作品，向世人揭露政府的殘暴。然而，時間有限，他只剩下七個月亮升起落下的日子……謝漢·卡魯納提拉卡在這本2022年布克獎得獎小說中，以幽默風趣、辛辣諷刺的寫作風格，處理斯里蘭卡長達三十年的內戰，將歷史傷痕轉化為令人破涕為笑的故事，既殘酷又荒誕。

移動的樹都轉到我的背面：伍佰詩歌集1990-2026

作者：伍佰 出版：二十張出版



舞台上的伍佰將自身狂瀾地拋往聽者，詩集裏的他則緩緩傾訴，是一名寧可背對讀者而讓出解釋權的詩人。從〈少女的心〉到〈樹風詩〉的愛戀離捨，從〈斷腸詩〉到〈深秋的祝福〉的生死意象……伍佰另闢蹊徑，編纂篇目，尋獲新的觀看角度，種種懸念又生葉發枝，令水倒流。他的語言亦即透明的容器，放置眾多意識，卻顯得收斂而節制。

或許是冬日的魔法

作者：東野圭吾 譯者：藍云辰 出版：千魚娛樂有限公司



家裏養的貓突然變成人類了！面對這個突如其來的異常狀況，大家熟悉的知名推理作家東野圭吾，竟然萌生了讓自己的愛貓「夢吉」參加奧運的異想天開想法。於是，懷抱著「日本人為何不關注冬季奧運」這個疑問，東野與夢吉展開了一場冬季運動巡禮，之後甚至遠赴杜林冬季奧運東奔西跑，於第一線親身感受異國風情與各項賽事的魅力。任性、毒舌卻又充滿天真熱情的大叔，與變化成人形、個性比飼主還更加穩重的貓，一同編寫出了歡笑與感動不斷的冬日奇特旅行記。

書評

●文：湯禎兆